

好日子 好日子 好日子

萧靖波◎著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出版社

娘子湾

萧靖波 著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娘子墙/萧靖波著. —五家渠: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出版社, 2011. 10

ISBN 978 - 7 - 80756 - 303 - 7

I. ①娘… II. ①萧…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57920 号

娘子墙

出版发行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出版社

地 址 新疆五家渠市迎宾路 619 号 邮编: 831300

电 话 0994 - 5677178 5677187

电 邮 xjbtchs@163.com

网 址 <http://www.btchs.com>

乌鲁木齐办事处

地 址 新疆乌鲁木齐市光明路建工巷 8 号 邮编: 830002

电 话 0991 - 8817879 (总编室) 7917229 (项目部)

印 刷 北京兴湘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 × 1000mm 1/16

印 张 13

字 数 200 千字

版 次 2012 年 4 月第 2 版

印 次 2012 年 4 月第 2 次印刷

印 数 1 ~ 3000 册

书 号 ISBN 978 - 7 - 80756 - 303 - 7

定 价 26.00 元

序 言

周新军

1954年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正式成立，这是我国历史上在边疆地区实施屯垦戍边政策的继承与发展，是我国现代屯垦戍边制度的一个伟大创举。兵团农九师成立于特殊的历史时期，因戍边而建立，因戍边而发展，更因戍边而壮大。半个世纪以来，三代军垦人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一手抓屯垦实现自给自足，一手抓戍边确保寸土不让，谱写了一部“扶犁惊戈壁，把剑镇国门”的英雄史，书写了一部新时期促进经济发展、增进民族团结、维护社会稳定、巩固祖国边防的壮丽史诗。在长期的屯垦戍边实践中，以革命烈士孙龙珍为代表的几代农九师人用青春、汗水、鲜血甚至生命铸成了以热爱军垦、扎根边疆、牢记使命、献身国防为核心内容的“龙珍精神”，形成了特有的以“团结、向上、顽强、奉献”为主要内涵的小白杨戍边文化，成为凝聚农九师广大职工群众意志和力量，推进屯垦戍边事业不断发展的思想保证、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萧靖波同志，1972年由河南支边来疆，长期在基层连队、教育岗位工作，90年代初调入师报社，先后担任编辑、记者、副总编、总编等职，有着丰富的工作经验、人生阅历和较高的文学造诣。在长期的生活和工作实践中，亲历屯垦戍边伟大事业，感悟屯垦戍边别样人生，由此产生了强烈的创作欲望，用文人特有的敏锐，反映生活，流泻情感。

《娘子墙》以塔尔巴哈台山下的娘子墙农场为背景，描写了1962年“伊塔事件”后30余年的团场职工群众的真实生活。作品用朴实无华的语言、生动感人的故事，塑造了郑天明、乔月桂、林忠浩等一批农垦职工的形象，再现了特定时期真假美丑的矛盾冲突，展示了特殊时代如火如荼的斗争场面。可以说，娘子墙是当时军垦农场历史发展的一个缩影。《娘子墙》小说出版的意义，不仅在于作品描写了那段特殊时期的生活，给人们提供了认识兵团、了解兵团的史料和素材，更重要的是引发人们的深入思考，充分认识屯垦戍边的历史意义，进一步激发人们传承屯垦戍边伟业的热情，更好地发挥建设大军、中流砥柱和铜墙铁壁“三大作用”。

作品具有较强的思想性、艺术性、文学性，值得一读、一品。感谢萧靖波同志为我们提供了一本好书，并希望他创作出更多更优的作品。

（本序作者为中共农九师党委书记、政委）

目 录

第一章	1
第二章	10
第三章	18
第四章	26
第五章	34
第六章	42
第七章	51
第八章	60
第九章	69
第十章	81
第十一章	89
第十二章	96
第十三章	104
第十四章	110
第十五章	117
第十六章	125
第十七章	131
第十八章	139

第十九章·····	147
第二十章·····	154
第二十一章·····	160
第二十二章·····	167
第二十三章·····	173
第二十四章·····	180
第二十五章·····	187
第二十六章·····	192
第二十七章·····	198
第二十八章·····	201

第一章

1964年初春，一个干冷干冷的日子。

列车在茫茫戈壁上奔驰，铁路两边，是一望无际的砂石地，零零星星的枯草的断茎在凉风中抖索，时而有卷起的直贯长空的尘柱，扩散开去，天昏地暗。

硬座11号车厢里的乘客，多是穿旧黄绿色棉衣的军垦人和穿蓝土布短棉袄的乡下农民。载客明显超员，有的几个人挤在一个座位上，有的横七竖八和衣躺在地板上。中排的座位上一个穿黄绿军装戴眼镜的长脸男人正在眉飞色舞地高谈阔论，他的周围，几个蓝土布或坐或立，或勾肩搭背作聆听状。一个面带菜色的干瘦青年公鸡似地伸长脖子，目不转睛地盯着眼镜的长脸，嘴里不时发出“啧啧”的响声，引得眼镜不时地扭头看他。旁边座位上一个麻脸男人一支接一支地抽着莫合烟卷，呛人的烟雾在车厢里飘荡，引发出一串此起彼伏的咳嗽声。眼镜干咳了两声，连忙掏出手帕捂着鼻子，不满地向麻脸瞥了一眼。众听众一愣，也一齐向麻脸瞥去。麻脸男人旁若无人，照样喷云吐雾。

“唉——”眼镜摇摇头，无可奈何地叹了口气。众听众面现愠色，看看眼镜，又瞧瞧麻子，相继发出几声或轻或重的“唉——”。

坐在这节车厢后排的郑天明，对这烦人的气氛心不在焉。他裹着破

旧的黄绿色棉袄，微闭双目，半躺在座位上。此时，他冰冷的心随着车轮撞击铁轨单调的“咣当”声在战栗，在流血。

郑天明是1959年河南支边青年，现在新疆兵团某边境农场工作。上个月，他突然收到一份“母亲病危”的加急电报，心急如焚，便草草收拾行装，急急忙忙赶回老家——豫东一个贫困的小农村。家乡刚从饥馑中挣扎过来，迎接他的是萧索的断垣残壁和已躺在灵床上的母亲冰冷的尸体。郑天明握着母亲浮肿的手大放悲声。他泪哭干了，嗓子哭哑了，最后只能发出断断续续的干嚎。近门的兄弟安慰他：“天明哥，人死不能复生。连着两年春荒，咱村就饿死了60多口，这是天劫啊！你能万里迢迢赶回来给大娘送葬，也算尽到孝心了，还是节哀吧！”天明想想也是。于是，他把带回的钱物、粮票拿出一部分分给众乡亲，求他们帮助安葬了母亲。过了一期，郑天明在母亲的坟头磕了几个响头，烧了几摞黄纸，告别了乡亲乡邻，便乘上了西去的列车。他要急着赶回农场，那里有他的战友、同志，有他未竟的事业。

现在，郑天明坐在列车上心如刀割。他觉得对不起母亲，没尽到做儿子的本分，甚至母亲之死，自己都有脱不掉的干系。郑天明家几代单传。1940年3月，当小天明呱呱坠地时，父亲郑三信高兴地把他举向半空，激动地高喊：“我有儿子了，郑家有后了……”1947年秋，小天明在解放军的隆隆炮声中进了村学。当天晚上，父亲在祖先牌位前焚香礼拜，请求祖先神灵保佑儿子学业有成，长大出人头地。可惜祖先没有显灵，当小天明长到12岁时，父亲郑三信便因病撒手西去，撇下他们孤儿寡母苦度光阴。天明小学毕业就辍学了，像半个大人一样撑起了郑家的门户。

1959年春，一股支边新疆的季风撩起年轻人的热情。据说，新疆是个好地方，那里葡萄醉人，哈密瓜飘香；牛奶、羊肉、大米、白面吃不尽，用不完；地下埋着丰富的宝藏，单等着人们去开发，去享用。试

想，那些一年四季在土坷垃中讨食而最终只能以红薯、野菜充饥的人们，谁不想去见见世面，尝尝新鲜？于是，小村子沸腾了，年轻人有多半报了名。

郑天明没有报名，他不是不想去，而是舍不得他可怜的母亲，看着伙伴们高高兴兴的样子，他有一种说不出的失落感。一天，母亲对他说：“天明，你也去报名吧！”天明一怔，低声说：“娘，儿不去凑那个热闹。再说，您已经上了年纪，我还要照顾您哩！”母亲眼睛湿了，笑着开导儿子：“儿的孝心娘心领了。好男儿志在四方，你还是出去闯一闯吧！过上几年，等你有出息了，把娘也接出去，让娘坐坐汽车、火车，用用电灯，住住楼房，也不枉活一世。”于是，在母亲的劝说下，郑天明报了名。面试、体检、政审，郑天明顺利过关。过了五一节，天明和入选的几个青年就要离家赴疆了。临行的那天晚上，母亲坐在儿子床头，久久不肯离去。在昏黄的煤油灯下，她千叮咛万嘱咐，总有说不完的话。母亲抚摸着儿子的额头，很伤感地说：“孩子，你也该成家了。咱家穷，你爹死得早，娘没有本事给你拉扯个媳妇，到外边，有合适的，你就自己找一个吧！”天明强睁睡眼，喃喃细语：“娘，您就别操心了……”说着，翻转身，便呼呼入睡了。

母亲什么时候离开的，天明不知道。他现在后悔当时没能跟母亲多说话，以慰母亲那颗受伤的心，更没有想到他这一去，竟是与母亲的永别。“混蛋、混蛋……”他暗暗责骂着自己。

一个月后，郑天明和同来的10多个青年男女被分配到兵团的一个农场工作。临近春节，郑天明给母亲写了第一封信，告诉了这里的工作生活情况，祝母亲新年快乐，不要牵挂孩儿。母亲说，听回来的人讲，新疆生活很苦，但她相信自己的儿子能吃得消顶得住，因为儿子是苦水里泡大的穷孩子。母亲告诉他，戍边保国是男儿的壮举，不能当逃兵。母亲的来信给了郑天明前所未有的直面人生的力量，鼓舞他扎根边疆农

场永不退缩。

自1960年秋开始，农场口粮逐渐紧张，生活愈加困难。郑天明写信给母亲，询问家里生活情况。母亲回信说，家里生产队大食堂已经解散，每人每天半斤口粮，但常常供应不上。母亲相信，新社会不会饿死人，这也许是暂时现象，以后会好起来的。捧着母亲的来信，郑天明泪眼模糊，透过那泪水浸湿的字纸，他仿佛看到母亲憔悴的面容，听到母亲呼唤儿子的丝丝颤音。他把自己省吃俭用下的100元钱全部寄给母亲，并打定主意，一旦手头有些积蓄，就尽快把母亲接来，再不能让她老人家挨饿受罪了。然而，他的美好的计划还未来得及实施，“伊塔事件”的震波搅乱了他的方寸。1962年4月，郑天明随“三代”大军来到了塔尔巴哈台山下，代管、代耕、代牧，整天忙得不辨日月。转眼到了年底，郑天明抽空给母亲去了封信，但却没接到回信。郑天明急了，接着去了第二封、第三封，但依然杳无音讯。郑天明下意识地觉得情况不妙，吃不下，睡不着，像丢了魂似的坐卧不安，急得爱妻鲁玉芳直流眼泪。等啊，盼啊，第二年3月初，却等到了那封无情的电报……

想着想着，郑天明的心碎了，止不住热泪滚滚而下。他一面在心里责骂着自己，一面用拳头狠击自己的脑袋，惹得周围的旅客瞪大眼睛，吃惊地看着他。眼镜站起身，向后膘了一眼，鄙夷地说：“神经病。”

二

列车在尾亚站停了几分钟，又上来一批乘客，便呼啸着向西驶去。

车厢里又多了一些新面孔，多是一些背着铺盖，提着包袱从口里逃荒而来的农民。车厢里拥挤不堪，连通道上都站满了人。眼镜皱皱眉头，不耐烦地说：“真倒霉……”周围马上有人附和：“这一下，恐怕连喝水撒尿都成问题了，中国人就是多。”

郑天明突然觉得右腿被挤碰了一下，他睁开眼，只见黑压压一片人头在晃动。他挪动一下身子，忽然一张清秀惊恐的面孔映入他的眼帘——一位身穿蓝印花土布上衣的农家女子，怀抱着一个蓝土布包，依缩在车厢后排的角落里，正怯生生地朝这边张望，目光中流露出几分歉意。郑天明下意识地朝她点点头，那女子好像有所察觉，两颊绯红，不好意思地移开了目光。

天暗下来了，车厢里亮起了灯。有人忙着倒开水吃晚餐，有人在收拾地板，准备睡觉。郑天明无心吃饭也无心入睡，他打开车窗，让清凉的夜风很吹他发涨的头脑。

忽然，有人喊：“查票的来了！”霎时，车厢里一阵骚动，有人挤着往外跑，有人借口上厕所，有人钻进了座位下，车厢里一下子宽松了许多。

郑天明看那农家女子，依然瑟缩在车厢角落里，两目左顾右盼，惊慌不定。“一个独身女子，背井离乡，好可怜呀……”他从心底萌发出一种怜悯之情。

一位女列车员走到农家女子身边，一伸手，说：“你的票？”

农家女子哆嗦了一下，操着浓重的四川口音嗫嚅地说：“我……没票……不过……我可以补。”

“噢——原来是无票上车，捡便宜来了！”女列车员的嗓音一下子提高了八度。呼呼啦啦围上来一群看热闹的乘客。

农家女连忙辩解：“不，我是想买票的，只是……只是钱包被小偷偷走了，所以我就先上了车。”

女列车员一摆手，声色俱厉：“我不管你这么多，只知道凭票上车，你说，是下车走人，还是交钱补票接受罚款？”

“可是……我现在没钱呀！我已经两天没吃饭了。您看，能不能先记下姓名，以后我给您补寄？”农家女脸色煞白，带着哭腔哀求。

女列车员沉思一下说：“这个，我做不了主，你跟我去见列车长吧！”说着，动手去拉农家女。

“慢！”郑天明霍地站起身，对女列车员说：“这位女同志的车票钱我来付，看在她年轻不经事的份上，请不要再为难她了。”

女列车员一怔，上下打量一下面前这位穿黄绿军用棉衣的年轻人，放缓声调说：“既然有军垦战士愿意为她出钱，那感情好，我也不想多找麻烦。加上罚款，一共106元。”

郑天明付了钱，女列车员点了点，放进夹包里，然后笑着对郑天明说：“谢谢你，年轻人，为我们解决了一个困难。像这样无票乘车的人多了，每天都遇到十几个。唉，没办法，我们也是在执行公务啊……”说着，又去别的车厢查票去了。

“哇——”车厢里响起一片喧哗。

农家女慢慢挪到郑天明面前，眼含热泪低着头说：“谢谢你，好心人……”还没说完，已语不成声了。

“没什么，不必在意。”郑天明苦笑一下，关切地说，“看你是累了，坐在我的座位上休息休息吧！也该吃点东西了。”遂打开旅行包，顺手拿出一个馒头，递给她。

农家女迟疑了一下，抬眼看看郑天明，又环视一下周围的乘客，这才不好意思地接过馒头，小心翼翼地坐在座位上。

围观的人陆续散去，留下一阵唏嘘之声。

“英雄救美哟！世界上还是好人多。”有人发表评论了。

公鸡脖说：“一个弱女子，怪可怜的，多亏了那位兵团青年。”

“可怜？”眼镜瞪了公鸡脖一眼，愤愤地说，“这些盲流，说不定是些逃亡的四类分子呢！依我看应该抓起来审查审查。”

“屁话！”一直沉默的麻脸男人怒吼一声，两道冷森的目光直逼眼镜，“一个十几岁的农家女娃是什么四类分子？妈的，有些人就是吃饱

了没事干，左一个运动，又一个审查，搞得人心惶惶，鸡犬不宁，饿殍遍野……”一席话像放连珠炮，轰得眼镜晕头转向，无言以对。

人们你瞧瞧我，我瞪瞪你，不再议论。于是，车厢里恢复了暂时的平静，不一会儿，就响起粗细高低不齐的鼾声。

三

第三日傍晚时分，列车抵达终点站乌鲁木齐。乘客簇拥着出了车站，各奔东西。

郑天明拎着黄绿色挎包正准备走，一转身，见农家女子站在身边，遂问道：“你，到哪里去？”

女子怯怯地说：“俺……俺想跟你走……大哥，你……能带我吗？”

“这……”郑天明一时语塞，事情来得太突然，他不知如何回答。

女子说，她叫乔月桂，家在四川南充农村，这几年闹灾荒，父母相继过世，家里没有了亲人，她只好与村里几个姐妹一块出来逃荒。听说新疆招工，在尾亚设有接待站，众姐妹便从宝鸡登上了开往新疆的列车。她慢了一步，没有挤上车所以掉了队。等她坐上后一班车赶到尾亚时，众姐妹已经不知去向。听人说，接待站早已撤掉了，她没有办法，在火车站坐了一宿，夜里稍一瞌睡，钱包被小偷摸去……说完，女子惨然一笑：“天无绝人之路，遇到你这个好心人。”

“唉——”郑天明长叹一声，心底升起一种“同是天涯沦落人”之感。

见郑天明面有难色，乔月桂恳求道：“大哥，你是兵团人吧，请带我去兵团吧，种地，放羊，开渠，我都能干，不会拖累你的。”

“不，不是这个意思。”郑天明连连摆手。有生以来，除鲁玉芳外，还没有第二位年轻女子像她这样在自己面前推心置腹。他还能说什么

呢？一挥手：“好吧！我带你走……不过，要吃苦的。”

“不怕！”乔月桂莞尔一笑，露出一排洁白的牙齿和两个好看的酒窝。

第二天一早，他们就登上了去兵团农场的长途客车。

乔月桂一下子像变了一个人，她精神好了，清秀的脸上荡着笑容，不时地向郑天明问这问那。

“大哥，农场有多大？有女的吗？”

“大哥，农场有拖拉机吗？我想开拖拉机，我在家念过初中哩！”

“嗯……有……行的。”郑天明不停地点头应着，回答乔月桂的问话。

汽车在凹凸不平的砂石路上奔驰，郑天明的心在七上八下地跳。一个小伙子，半路上带回一位大姑娘，怪显眼的，回连队后怎么跟连领导说呢？能帮着女子安上户口，找到工作吗？再说，怎么跟鲁玉芳解释呢？虽说玉芳是个通情达理之人，断不会为此事生气，但抵不过人多嘴杂，众人说三道四，天长日久，说不准会出什么纰漏！郑天明心里没底，想来想去，决定还是把乔月桂放到场部，交给劳动科安排较为妥当。

不料到场部后，当郑天明把这个想法告诉乔月桂时，乔月桂竟一下子哭了。她呜咽着说：“我知道你瞧不起我，嫌我连累你，好了，我走……”说着解开包袱，从里面拿出个小包，解开外层包布，取出一只晶莹剔透的玉镯，往郑天明面前一推，没好气地说：“给，这是我唯一的一件值钱的东西，你拿去，还你那 100 多块车票钱，从此我们两清了。”

“不……这……”郑天明一时不知如何是好，憋了半天，才冒出一句话：“我这是为你好，连队艰苦，我怕你吃不消。”

“我不怕苦！我要跟你走，吃糠咽菜，下地狱，我认了！”乔月桂

快人快语，斩钉截铁。

郑天明见女子动了真情，一股热流直涌心头，他心一横说：“既然如此，那就一同回连队。”

乔月桂眼光一亮，破涕为笑，一下子抓住郑天明的手，深情地望着他，小声说：“郑大哥，我们走……”

第二章

—

雄伟的塔尔巴哈台山、巴尔鲁克山像两条巨龙，蜿蜒匍匐在中哈边境。

这两条巨龙昂首奋尾，腾挪盘绕，南北相对，在中国新疆边境形成了一个几十万公顷的盆地。据传说，唐朝女将樊梨花征西曾到过这里，并在对面山上立庙为纪，现尚存遗址。千百年来这里荒草丛生，阒无人烟，偶尔有哈萨克族牧民的羊群、牛群到过这里，留下了满地的羊粪、牛粪和三三两两的土圈子。50年代末，在塔尔巴哈台山南麓建起了兵团农场，于是有人便给这无名之地起了一个亲切别致的名字——娘子湾。

娘子湾农场下辖10个农牧连队，郑天明所在的连队是六连，在场部西6公里处。

六连是个新建连队，连部依山向阳而建，三排坐北朝南的地窝子趴在脚下，像列阵临战的地堡，那是职工们的住房。地窝子东侧刚站起三间平房，是连部办公室，那写在凸凹不平的白粉墙上的“屯垦戍边，建设家园”八个大字，在阳光下分外显眼。办公室前新栽的两排白杨，已吐出喜人的绿芽，给这荒僻的小连队增添了几分生气。连队有30多户人家、100多位职工，多是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的单干户。